



中國人民大學

學報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多维探究

王海军

JRUCWP2022069

2022. 09. 21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话语体系建构多维探究

王海军

**[摘要]**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致力于构建革命话语，革命话语的语义依语境的嬗变而形成不同的话语样态。革命话语承载着党的初心使命。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和拓新中国特色革命话语体系，“自我革命”成为新时代革命话语表述的高频语汇。作为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自我革命话语既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话语根基，也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极具典范意义话语创新和理论创造。构建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和时代性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既是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课题，也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应在学理研究和传播实践中不断推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

话语是政党主导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余年来，先后创建了多种不同的话语样态，其中，“革命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自身建设理论和革命道路所进行的话语阐释，而“自我革命”话语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最新话语表达，是对革命话语的拓展和创新，被赋予鲜活的时代意蕴。自我革命话语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党建基因密码，承载着党特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取向。当前学界已从不同角度对“自我革命”这一高频语汇展开系统研究，主要以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丰富实践等为切入点<sup>①</sup>，但从话语视角进行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对其学理依据、理论框架、学术范畴、研究方法等方面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sup>②</sup>。本文在当前学界研究基础上，从话语演变视角阐释自我革命话语生成逻辑，分析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理路、构建范式和话语特征，以期为深化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王海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延安大学“延河学者”特聘教授，whaijun@ruc.edu.cn。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建研究院课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研究”（DSJY06）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该方面代表性成果主要有：辛向阳：《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理论建构》，载《理论探讨》，2019（5）；齐卫平：《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载《思想理论教育》，2019（8）；赵秀华：《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2）；赵绪生：《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5）；唐皇凤：《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历程、基本经验与战略路径》，载《江苏社会科学》，2019（5），等等。

<sup>②</sup> 该方面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陈建兵：《新时代“革命话语”的“出场”及其重大价值》，载《中南大学学报》，2020（5）；肖光文：《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载《南开学报》，2022（1）；张灿：《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出场样态》，载《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2（3），等等。

## 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内涵意蕴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历史时期，深入挖掘“革命”语汇话语资源，不断丰富革命话语形态，其精髓要义在演进中不断获得新生。

### （一）“革命”话语：溯源与精髓要义

政治学领域的话语是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紧密相连的权力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逻辑和价值取向。深入探求“革命”话语的溯源和精髓要义，是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自我革命”话语内涵意蕴的重要逻辑前提。

时代环境赋予“革命”话语与时俱进的内涵意蕴，由此呈现出不同话语形态。在古今中外的不同历史场域，“革命”话语具有不同的语义，形成了独特的革命话语谱系。在西文语境中，“革命”一词最初源于拉丁文 *revolutio*，意为“命运转折”“天体运动”，后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使之具备了现代语义，赋予其新的政治内涵，意指政治秩序形态的变动。在我国，古代典籍《周易·革卦·彖传》中有“汤武革命”，意指“变革天命”。近代以来，西方“革命”概念在中西对接过程中渐成中国化“革命”语义，认为它既是一种改变现状和实现社会变革的途径，也是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王韬、薛福成、梁启超等开始摆脱“革命”一词的传统语义，赋予其新的政治内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赋予“革命”以现代性含义，认为革命是“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sup>①</sup>，意指通过暴力手段最终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革。

革命是人类社会的运动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原初语境。在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赋予“革命”话语新内涵，认为革命是阶级社会中政治斗争的最高行动，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现代语境下革命话语的本初意涵源于列宁，认为革命的本质是掌握国家政权。<sup>②</sup> 这样在经历从“西文术语”到“传统术语”、从“舶来词”到“本土化”、从原初语境到现代语境演进后，形成了现代政治话语的“革命”。革命有不同类型，若以对象划分，有“革他人的命”和“自我革命”等。自20世纪初开始，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成为中国鲜明的时代主题。

### （二）从“革命”到“自我革命”：革命话语嬗变与拓展

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基因，其话语内涵随时代变化而获得丰富和拓展。从历史维度看，革命话语的生成、嬗变与跃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话语表征，彰显着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理论的守正创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原初语境基础上赋予其鲜活时代意蕴和逻辑展现。“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核心话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话语表达形态，其基本内涵不断得到有序扩展、政治赋值和体系化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共同构成革命话语经典表达。毛泽东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sup>③</sup> 抗战时期，毛泽东首提“新民主主义革命”科学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新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话语进行了主动转化，从政治意义的暴力革命拓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等，革命话语被赋予更广泛含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革命”话语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共产党重新将“革命”与建设有机衔接。邓小平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话语表达“革命”含义，

<sup>①</sup> 《梁启超全集》，第3册，1248页，北京出版社，1999。

<sup>②</sup> 《列宁选集》，第3卷，19页，人民出版社，2012。

<sup>③</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17页，人民出版社，1991。

将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定位为“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sup>①</sup>。改革是为了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sup>②</sup>。同革命一样，“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sup>③</sup>。由此，“改革”话语取代“革命”话语，实现革命话语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话语的对接与传承，使之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核心语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范式的成功转型。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话语守正创新，实现了话语主体的自我超越与嬗变跃升，党的“自我革命”新话语在党和国家生活中被高频使用。党在新实践中逐渐生成了自我革命系列话语，建构了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形成对党建思想和知识体系的生动话语呈现。自我革命提出的最初语境是针对政府改革，2013年11月，李克强首提自我革命：“地方政府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sup>④</sup>2016年7月，习近平强调要促进生产力发展，革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sup>⑤</sup>。伴随我们党对自身现代化建设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自我革命话语对象开始从政府改革转向党建领域，“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sup>⑥</sup>。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sup>⑦</sup>，与自我革命并称为新时代“两个伟大革命”新话语。“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植于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sup>⑧</sup>精神而对革命话语范式的再次转型，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中的新话语形态和对治党管党模式的整体性诠释。

### （三）“自我革命”话语体系：范畴构成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sup>⑨</sup>。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自身和现代化建设新实际，对革命话语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伟大斗争”“四个自我”“两个伟大革命”“党的自我革命”等系列蕴含党执政特征的鲜活革命话语，构建了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打造具有中国气派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首先要从学理上厘清自我革命的丰富意蕴和范畴构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革命除了依靠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外，也包括依靠改良手段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强调革命要“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sup>⑩</sup>。自我革命话语是我们党严以律己品格的鲜明体现，推动了新时代党建话语的嬗变和跃升。

第一，“坚持人民至上”是自我革命话语鲜明价值旨归。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决定性力量，凸显人民主体性是党治国理政根本出发点，“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sup>⑪</sup>。自我革命话语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特征，将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作为根本宗旨，视党的执政“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⑫</sup>，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新时代的重要价值向度。

第二，“四个自我”是自我革命的核心话语表达。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sup>⑬</sup>“四个自我”话语是基于新时代语境下对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丰富，构成了自我革命话语核心要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152页，人民出版社，1994。

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135、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4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3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21页，人民出版社，2017。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67页，外文出版社，2020。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2页，人民出版社，2012。

⑨⑩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100、101页，人民出版社，2021。

⑪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01-09。

⑫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2页，人民出版社，2009。

⑬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第三，“革故鼎新、守正出新”是自我革命话语建构的科学方法论。习近平指出，要“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sup>①</sup>。“革故鼎新、守正出新”蕴含了传统文化底蕴，使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不断得到内容扩充与形式更新。只有推动“革故鼎新”和“守正出新”，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原初革命话语与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逻辑自洽。

第四，构建“两个革命”话语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双核”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革命是“真正的革命”<sup>②</sup>，中国共产党在承继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两个伟大革命”话语，构建“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并重的双核话语体系。“党的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在话语实践逻辑中同构共生、相辅相成，“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sup>③</sup>，勇于刀刃向内，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才能顺利推进社会革命。

## 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语境

话语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由切实的逻辑体系建构生成的，自我革命是一个内涵丰富、科学具体的话语概念，其出场逻辑不是“革命”话语的简单“回归”，而是不同维度话语的逻辑展现。

### （一）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话语的守正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倡导构建统治阶级自己的革命话语体系，这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重要理论指导。“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sup>④</sup>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认为“革命”既包含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政权的“暴力革命”，也包含“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sup>⑤</sup>。革命话语基于革命运动而产生，共产主义者革命活动的“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sup>⑥</sup>，“革命的社会主义”要通过不断革命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sup>⑦</sup>。列宁创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话语，强调只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sup>⑧</sup>才能保证革命成功，阐释革命的本质在于国家政权。

“自我革命”话语还源于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事物是自我扬弃的发展过程，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sup>⑨</sup>，强调以自我批判的利刃来“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sup>⑩</sup>。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革命原则，对主观世界进行改造和批判，通过“否定之否定”实现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最终形成自我革命话语体系。

可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话语为自我革命话语产生提供了丰厚理论滋养，其革命理论话语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使政权产生更替的政治革命，即暴力革命，是传统的、本义的、狭义的革命<sup>⑪</sup>；二是使社会产生积极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广义的、类似哲学范畴的”革命<sup>⑫</sup>；三是政党的自我变革，这是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革命。“自我革命”话语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话语的中国形态，其出场样态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逻辑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建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话语的守正和创新，体现了党的本质属性和价值追求。

### （二）时代之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探索和发展的必然逻辑

自我革命话语是对党执政实践的深刻总结。当前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加强党自身建设方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5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87页，人民出版社，2009。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7-02。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532页，外文出版社，2020。

⑤⑥⑦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6、155、532、171页，人民出版社，2012。

⑧ 《列宁选集》，第4卷，134页，人民出版社，2012。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2页，人民出版社，2009。

⑪ 林剑：《不应误读与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0）。

⑫ 匡萃坚：《马克思的“革命”观》，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7）。

面,面临诸多来自内外部环境严峻挑战,对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影响。同时,新科技革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所有这些新的时代变化,使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建构于“变局”中开“新局”,以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更好展现党建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在当前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历程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就党内而言,“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sup>①</sup>,特权意识、官僚意气等危害党健康发展的腐化思想依然存在。为更好适应发展变化形势,要求改革过时的革命话语,将自我革命话语建构于“应然”中求“实然”,创新自我革命话语,用“打虎”“拍蝇”“猎狐”等新表述推进话语革新。近年来自我革命深入推进,不断提升党治理能力现代化,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从制度上全面构筑反腐体系,深入推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

改革是革命精神的坚守和回归,当前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新时代“革命话语”,赋予“自我革命”话语更为深远的内涵意蕴。当前无论从改革难度上来看,还是从改革广度上来讲,抑或从改革效果上来说,全面深化改革是对体制机制的一场“革命性”变革。我们党不断总结执政规律,重新认识“革命”,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赋予革命话语以新的内涵意蕴。

### (三) 现实之需: 优化拓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现实诉求

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时代在发展,党的执政环境也在发生变化,需要及时优化拓展话语表达,构建同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相适应的革命话语新形态,为发展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丰富内容。

哲学社会科学对话语体系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sup>②</sup>。因此,要积极“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sup>③</sup>,以更好推进话语体系建构。作为党建话语体系重要内容,自我革命话语为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因此,建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拓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

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构成了当前中国独特的执政话语,为增强中国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在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中,“依然是西强我弱”<sup>④</sup>,我们要加快话语体系建设以扭转当前不利局面。“失语就要挨骂”,当前我们的“‘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sup>⑤</sup>。为此,推进自我革命话语建设,提炼自我革命话语标识性概念,更好推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以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

### (四) 实践之续: 丰富执政实践为话语体系建构提供鲜活话语内容

话语与实践相伴而生,自我革命话语形成于党自我革命百余年实践。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自我革命话语探索从未间断,当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sup>⑥</sup>。党成立初期,通过自我革命纠正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问题,自我革命话语建构提出“思想建党”的话语诉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自我纠正各种形式的错误,反对党内分裂行为。延安时期对“思想建党”的话语诉求进行实践,肃清党内错误思想根源,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sup>⑦</sup>。该时期在自我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主集中制”“支部建在连上”“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等自我革命话语。

①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3页,人民出版社,2016。

②⑤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页,人民出版社,2016。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5-19。

④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2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⑦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6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我革命话语建构凸显“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话语内容，“反对贪污腐败”成为自我革命话语新关键词。围绕党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党领导开展了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为目的“三反”运动和党内整风运动，纠正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良作风，推进自我革命发展。自我革命也是解决改革难题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新时期自我革命话语建构加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话语内核，形成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我革命话语，逐步确立管党治党新格局。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自我革命要求，“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三个代表”等系列新概念纳入自我革命话语体系。

丰富执政实践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重要实践遵循。新时代以来，面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严峻挑战，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包括“八项规定”“四个意识”“四个伟大”“三严三实”“革故鼎新、守正出新”等内容在内的自我革命话语，为构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提供鲜活的话语素材。

自我革命实践呼唤“革命话语”，通过革命话语的推动，使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sup>①</sup>。在百余年自我革命实践中，推动了自我革命话语内涵的丰富和完善，最终形成了“自我革命”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底色和话语标识，对于构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三、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内在理路

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动态发展过程，其鲜明旨归是推进党建话语自我塑造和提升。构建科学规范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彰显自我革命话语思想高度和学理深度，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提升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设科学化水平。

#### （一）理论支撑：以习近平自我革命核心话语表达为根本遵循

话语体系与思想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统一性。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外在表达形式，话语体系建构受思想理论体系制约。思想理论体系是话语体系建构的“母体”，需要话语体系来阐释，话语体系蕴含于思想理论体系之中。

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离不开思想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统论述了自我革命内涵意蕴、逻辑语境、话语特征和建构策略等方面内容，使“自我革命”的理论内核获得了丰富内容，为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引。

习近平阐释了自我革命话语产生的逻辑语境。从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中深刻理解建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客观必然性，通过对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客观叙事讲好党自身建设故事。加强党的自我革命是解决“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sup>②</sup>的重要措施。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内各种错误思潮泛滥，西方意识形态强力渗透。习近平强调要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不断前进的动力。习近平阐发了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自我革命的主要举措，提出“六个必须”“八个坚持”等关于自我革命的重要举措，强调在自我革命过程中，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这些核心话语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根本路径遵循。习近平还论述了构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如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sup>③</sup>，赋予自我革命话语活力保障。习近平强调推进自我革命要坚持“四个统一”<sup>④</sup>原则，成为自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9页，人民出版社，2017。

<sup>②④</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532、534-535页，外文出版社，2020。

<sup>③</sup>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5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方法论。在推动自我革命实践中形成新话语体系，如“八项规定”“两个维护”“四个意识”“三严三实”“四种形态”“依规治党”“打虎”“猎狐”“拍蝇”等，这些新表达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富话语素材。

总之，这些深刻理论阐述是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内核，具有统摄和引领作用，把这些科学论述纳入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重要保证。

### （二）要素支撑：明晰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框架结构的“四梁八柱”

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构成板块主要由话语主体、话语主题（即话语本体）和话语载体等要素组成，这些基本要素有机统一，体现了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自我革命话语主体是话语体系建构的主导者，是最具有价值的构成要素。该话语主体主要包括党组织、党员和领导干部，他们在推动话语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自我革命话语主体同时又是自我革命重要对象，具有双重性特征。话语主体把握自我革命话语主导权，在话语设置上坚持从实际出发，把自我革命说理话语与叙事话语统一起来，用中国话语讲党的自我革命故事。

自我革命话语载体主要涉及话语传播方式，当前自我革命话语传播亟须关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除传统媒介外，要善用全媒体引导民众对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产生价值认同，推动自我革命话语有效传播。自我革命话语传播目标是实现话语的衔接转换，更好促进话语共识。

自我革命话语主题是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是在借鉴国外优秀政党文化前提下将党建理论新概念（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新范畴（如信仰、忠诚、为民、务实、清廉等）和新表述（如“人心向背”“赶考”等）创造性转化为自我革命语汇和理论表述。话语主题是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主体精华，体现方向主导性和内涵核心性，其文本载体既包括党内文献资料的文本话语，也包括官方媒体发布的自我革命新话语，形成系统革命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自我革命展开话语内容创新，形成了内在要求（“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行为规范（八项规定、廉洁准则、纪律条例等）和监督机制等方面新话语表述。自我革命话语主题涉及话语体系构建要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为导向，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目标，以“四个自我”为核心，最终形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理论创造成果。

自我革命话语主题的逻辑框架表现在多个方面，核心在于强化党的纪律与权威。“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sup>①</sup>要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在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过程中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不断概括新概念和新表述，丰富完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结构。

### （三）学术支撑：纳入哲学社会发展轨道，建设学术共同体

学术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学理性阐释，“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sup>②</sup>。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应纳入哲学社会科学总体发展之中，建设学术共同体，形成融合发展新局面。

第一，通过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推动建立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话语逻辑、内在理路等方面学理性研究。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已初步建立起较完备的学科体系与理论话语。

第二，在推进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融合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实现智库共建共享。哲学社会科学专家队伍是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生力军，要发挥其主力军作用。同时，要处理好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的关系，使自我革命话语鲜活生动、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413页，人民出版社，1972。

<sup>②</sup>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页，人民出版社，2016。

通俗易懂。

第三，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建构机制，从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建构中探索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的体制机制。自我革命话语体系需通过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方面的借鉴和探讨，更好地促进其自身学科性发展和学术性研究。

第四，坚持从“大学科观”学术视野出发，运用多学科资源拓宽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视野，推动学术共同体建设。哲学社会科学要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整体性、系统性思路，形成内在整合的逻辑关系。建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框架结构，要注重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宏观视角实现多学科融合发展，提升话语体系整体性，打造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共同体，借助多学科资源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系统运用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资源，促进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理论交融，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与多学科交叉，主要涉及与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术对话，话语主题所涉及的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态、依规治党、治理效能及以人民为中心话语等，都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交叉，这种多学科视角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路径，同时更好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

要以自我革命话语阐释党建话语体系的价值内核，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理论体系方向引领作用。以自我革命话语为鲜明话语表征的党建话语，是党建学科理论体系基本构成要素。当前党建学科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就党建话语体系而言，亟须建构新话语，改造旧话语。因此，需要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开创自我革命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新境界。

#### （四）范式支撑：拓新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方法原则

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要有范式支撑，需以科学原则为指导，从多维度探索其建构体制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继承、借鉴与创新机制。“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sup>①</sup>，话语创新是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的动力源泉，要对自我革命话语体系进行全面研究，探讨话语体系的话语内容与建构方式，打造自我革命叙事话语，以自我革命新话语回应党建新课题。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要坚持学习借鉴与自主创新结合，“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sup>②</sup>。

第二，深入加强自我革命话语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是推动话语体系建构的首要任务，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深厚学理支撑。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是推动党建科学化发展一项基础性工作，要不断加强自我革命话语主体、话语本体、话语客体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研究，学会用新表述阐述自我革命新的理论话语。当前学界在加强自我革命话语基础理论研究中，存在话语学术性欠缺和原创性不够等方面问题，这就需要充分整合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力量，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局面，推动形成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设合力。

第三，深化自我革命话语建构逻辑研究。革命话语建构应遵循话语生成的基本规律，需要关注和研究自我革命话语的生成逻辑，理清其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例如，从话语生成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话语资源的延展充分展现了理论创新自觉。从自我革命话语生成的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话语创新是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鲜活特质。习近平用“缺钙”“软骨病”“墙头草”“老虎”“苍蝇”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深刻理念，推动传统话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具有强大说服力和传播力。

第四，建立自我革命话语制度体系。建立健全自我革命话语提出机制、话语解释机制和话语传播机制等方面制度性体系，完善话语提出机制和话语解释制度是建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在自我革命话语解释制度方面，需要充分发挥权威组织机构和专家队伍作用，加强自我革命话

<sup>①②</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页，人民出版社，2016。

语解释的党内法规建设,推进自我革命话语解释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使科学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根本上解决话语建构存在的问题。在完善自我革命话语传播机制方面,需要关注话语内容的学术性和政治性、传播方式的科学性和时效性等问题。

#### (五) 媒介支撑:精心建构自我革命对外话语传播体系

建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需要加强内引外联,通过有益借鉴实现同国外党建话语有效衔接的同时,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

打造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必须着眼世界,积极吸纳国外意识形态中迎合群众诉求、反映群众利益的合理内核,锻造世界性话语。当前我国党建话语体系建构能力相对不足,存在不同程度话语表述不够科学规范、传播渠道单一、话语传播无效回应等话语“失范”“失声”问题。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是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体系和解决党建话语“失范”“失声”问题的现实需要,当前西方大国利用“话语霸权”对中国意识形态进行攻击,遏制中国话语的正常生成和合理表达。为此,我们必须努力打造高水平外宣媒体,精心建构强大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故事,为全球政党治理提供中国经验和借鉴。

首先,在正视中外政党话语差异基础上,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以开放、包容和创新性话语建构中国特色话语表达体系。在自我革命话语建设中,要打破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政党话语的被动局面,增强话语自信,使话语能够在国际场域内有效传播。

其次,要培养德才兼备的党建话语体系建构者。提升翻译人才专业素养,在对外话语传播中从党建各个方面加强自我革命话语的宣传阐释,加快党建话语“内引外联”进程,力求打造真实、立体、全面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

再次,加强对外话语传播,“创新对外宣传方式”<sup>①</sup>,及时对外传递中国声音。

最后,积极搭建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等方面对话平台,传递自我革命话语理念,更好促进与加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合作。同时,在与国外政党进行话语交流过程中,要合理吸收借鉴他们的话语表达方式和话语理念。

话语传播是促进价值观认同的重要方式。要借助自我革命话语对外传播,更好地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以日臻完善和强大的自我革命话语助推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同感。

## 四、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重要表征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主要由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外来话语等几种形态构成,其体系建构涉及多方面范畴、维度,要做到学术性和政治性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统一。

第一,政治话语的科学性。

所谓政治话语,是关于政党思想、价值观念和方针政策等层面具有指导性和方向性的话语表达。自我革命话语是体现政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的政治话语,科学性自我革命话语基本属性和首要特征,科学的政治话语对规范党员政治行为提供刚性约束。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科学方法、价值旨归、核心理念、动力源泉等系列问题,对这些理论的话语表达采用的是政治话语。比如,“从严治党”“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话语,都是对自我革命话语的科学表述。

自我革命政治话语是基于建党百余年实践逐渐形成的,是党在建构和确立意识形态过程中的理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156页,外文出版社,2018。

论积淀。党的政治话语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文献资料等政治文本中，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sup>①</sup>。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sup>②</sup>，强调要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解决突出问题、补齐法规制度短板上下功夫”<sup>③</sup>等，这些严肃政治话语对增强党“四个自我”能力起到深刻警醒作用。正是由于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领导人讲话等政治话语所体现的强大威慑效力，党的自我革命能力才不断增强。

### 第二，学术话语的时代性。

学术话语是指有学理支撑并体现时代性的话语，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话语体系，其建构实现了党建学科话语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有机贯通，共同形成了学术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新局面。

自我革命学术话语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为重要学理支撑，以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建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基本学理框架。自我革命学术话语的时代性贯穿于其建构的整体历史进程，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话语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服务于革命战争需要。在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党的自身建设面临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问题，党内外存在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以极高的政治理论素养领导克服党内错误思想，为革命胜利奠定思想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面临新的时代环境，为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自我革命不仅承载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庄严使命，也负载着传播先进思想理论的重要任务，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误读，建设自我革命话语和话语体系，须用学理性话语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sup>④</sup>，发出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彰显自我革命话语体系鲜明的时代性话语特征。

### 第三，大众话语的通俗性。

大众话语是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之所以采取大众化叙事方式，目的是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运用。通俗性是自我革命话语和话语体系的显著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自我革命发表的重要讲话较多采取了通俗性表述方式，易于理解，具有较强话语感染力和亲和力。这些自我革命大众话语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基础上，是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叙事表达。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余年来，注重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话语表达范式推进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战争年代，我们党通过运用生动活泼大众话语，锻造了广大党员的革命性和党性。毛泽东以“抓老虎”形容党内腐败问题，他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是运用“大白话讲大道理”的典范之作，指出党八股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sup>⑤</sup>，使用了“官架子”“洋八股”“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等大量百姓耳熟能详的“流行语”“时髦话”“高频词”，深刻揭示党内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使用“打铁还需自身硬”“打老虎”“补钙论”“拍苍蝇”等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深刻的自我革命理论。这些话语源自百姓，具有“短、实、新”特点，赋予自我革命话语以崭新形象表达。生动形象的大众语汇有力提升了自我革命话语的亲和力，使党员干部受到自我革命话语的浸润，推动他们认清自身问题并及时进行自我革命。

<sup>①</sup>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17-06-26。

<sup>②</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访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61页，人民出版社，2017。

<sup>③</sup>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载《人民日报》，2016-12-26。

<sup>④</sup>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10页，人民出版社，2016。

<sup>⑤</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834页，人民出版社，1991。

第四，外来话语的本土性。

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曾深受苏式话语影响。苏式话语总体架构是立足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而形成的概念、理论，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建构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进程中不断结合自身革命和建设实际进行话语创新，推动了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对外开放政策实施，国外尤其西方国家包括政党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涌入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政党理论影响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建设面临挑战，如何科学认识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优劣，摒弃其不合理层面，借鉴其合理要素，实现西方话语本土化，是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要解决的首要课题。在话语建构实践中，我们科学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政党理论一些有益成分，如“法治”“治理”“监督”等话语，将其“本土化”于中国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的重要构成内容。比如，西方语境下的“治理”主要是非政府机构层面的社会管理，在我国则涉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党治理等层面。对于“监督”话语，西方国家侧重于政党之间的监督，在我国对该话语本土化运用所涉及的监督对象则更为丰富多元。

自我革命话语首先是中国话语，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话语，它不是对西方话语的简单模仿和照搬，而是中国本土化的话语呈现。对国外建党理论话语的有益借鉴和吸收，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话语体系建构的必然。中国共产党打造自我革命话语体系，须坚守马克思主义话语立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sup>①</sup>我们唯有以扎根当代中国实际作为自我革命话语建构首要原则，构建时代性、本土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自身现代化建设。

## 五、结语：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

首先，自我革命话语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重要创新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提出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两个伟大革命”话语，深刻阐明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旨归。从话语分析角度研究自我革命，可以深刻理解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密切联系的发展逻辑，充分体现了党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

其次，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彰显了“中国智慧”的世界价值。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其执政理念阐释的“融合剂”，自我革命话语作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向国际社会有效传递中国共产党声音的重要话语表达。自我革命话语源自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鲜明体现了“中国智慧”，为世界其他国家执政党提供了重要话语遵循。

再次，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丰富和深化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理论的重要话语创新，体现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对执政理论的深刻探讨，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执政理论话语，成为指导党执政实践的科学指南。

最后，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有助于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制度体系的重要话语呈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活理论和丰富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模式优于西方国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伟大社会革命”实践，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造福世界的“伟大社会革命”。话

<sup>①</sup>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07-02。

语是一种力量，新时代“革命话语”向世界客观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的政党形象，对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故事具有重要价值。

总之，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大的理论根源，它与西方政党话语有着本质区别。今后在国际社会要不断增强中国话语影响力，用中国话语塑造真实中国图像，科学阐释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客观解读中国发展道路，真正达到对“中国性”的展现和对“西方性”的祛魅。

##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WANG Haiju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PC has been committed to constructing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and the semantic of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has formed different discourse form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contex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carries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the CPC. Since the new era, the CPC has constantly innovated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elf-revolution” has become a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of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As the discourse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theory, self-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s not only the discourse foundation for the CPC to consolidate its leading position, but also a very exemplary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arty building theory.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national and contemporary self-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ystem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ask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y governance, but also an important mission for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hich should be continuously promoted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 practice.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lf-revolution;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